



青年文庫
政治思想與選輯
吳恩裕著

中國文化出版社印行

青年文庫

吳恩裕著

政治思想與邏輯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初版

青年文庫

政治思想與邏輯

本書特約定價

生料紙本國幣二十元
國陽紙本國幣三十二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1 ; 4 0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准 印

著 者

吳 恩 裕

發 行 人

劉 百 閱

發 行 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

印 刷 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刷廠

青 年 文 庫

主 編

朱雲影

程希孟

趙紀彬

編

審

委

員

范揚

浦薛鳳

劉百閔

張奚若

張匯文

張忠鈞

張金鑑

陳之邁

錢端升

薩孟武

自序

本書是搜集我的單篇文章而成的。這些篇文章都是在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三年夏之間寫的。在此期中，我任南溫泉白鶴林一年；自一九四〇年十月來住相溪，轉瞬已近三年。

自一九三九年回國至現在止，我所寫的文稿約三十五萬言。其性質並不限於學術的論著。關於政治學方面者，有西洋政治思想史，政治學，馬克斯的社會及政治思想（此係根據我在英國倫敦大學的博士論文而寫成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等講稿，以及本書所收各文。但上述諸講稿的發表，都尙待時日。

除此之外，我還做些旁的工作。例如寫日記，寫記載掌故性質的「蜀居偶記」，習書，作畫，刻印，談舊劇等。日記存稿頗多，但並非逐日皆記。「蜀居偶記」已將成一卷。書畫以無多暇摹寫，故無進步。治印以文字學根底差故不精，惟日積月疊，也居然成「負生印譜」一冊了。學舊劇無所就，然自己吟哦既可以解當前之苦思，而觀劇，聽劇，談劇，亦可以發「思古之幽情」。此類作品，則不足以示人矣。

做學問的人既以研究學術爲職志，當完成了一種學術著作之後，自然會在心理上發生

「聊以自慰」之感。但我對於人生的另一方面，却也並不忽視。學書、習繪、治印等事，固然是為之所好，與知己縱談宇宙、死生、美醜、善惡、悲歡、愛惡、成敗等項，也是人生明心見性的樂事。就完成一種學術著作言，我感到多少盡了一點學人的職責。就習繪、治印、談劇等言，我也可以說沒有太辜負了富有詩意的白鶴林和柏溪的自然環境。這些對於個人有意義的經驗，似乎也值得珍惜。

本書所收的論文，雖然是散見各雜誌的，但它們的性質是相同的，並且也具有它實的目的。由性言言，它們都是用邏輯的方法來分析、批評、討論政治的理論。它們的目的，也都在把前人所未注意的，未弄清楚的，以及未有適當解決的問題，提起注意，給與清楚的說明，並且找到適當的解決。固然，它們所涉及的問題並不完全，它們所提供的解答也不一定圓滿。但我希望今後能繼續地尋找新的問題，改善舊的解答。且對其並不精熟學術的訓練。邏輯固然與政治學有關；過去的政治思想家亦每因沒有邏輯的訓練，或誤用邏輯，終致無所建樹。所以邏輯是政治思想所不可少的工具。則本書之作，也許並非全無意義了。然而我們必須知道：祇用邏輯來研究政治思想是不够用的。研究政治理論必須具備充分的歷史、法理學、及經濟理論的知識。否則不但不能對政治理論有所創發；就是了解前人的著作，亦

悉限於表面。

若沒有朋友們的幫忙，即此一小冊子恐怕也出不成。特別是，我要向當時催我寫文章的編輯先生，國立中央大學社會系李泰華教授，政治系戴克光教授，王鐵崖教授；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伍啓元教授，深致謝忱。略靜蘭、鄭涵、梁世佶、陶懷仲、徐逸、祝慈壽諸同學，多在盛暑之際，替我抄稿，尤所深感。

著者，一九四三年七月序於重慶沙坪壩國立中央大學。

青年文庫已出版書目

實用理則學八講 (重版)	陳大齊	15.00
中國知行學說簡史	趙紀彬	68.00
邏輯學講	殷福生	36.00
奧妙	王世宜	65.00
概論 (四版)	盧子道	35.00
現代國際公法	王化威	12.00
中國民事訴訟法	張企泰	51.00
純粹法	劉燕谷	30.00
現代政治思想	詹文滄	32.00
政治藝術論	鄧公玄	16.00
行政管理概論	張金鑑	33.00
歐洲外交透視 (重版)	程希孟	80.00
英國人論	戴錫齡	16.00
經濟學綱要	朱伯康	54.00
制貿易制	朱友江	35.00
國營事業	吳半農	26.00
商約	章友江	30.00
歐洲土地制度 (重版)	鮑德激	18.00
中國信託貨幣發展史	朱季	39.00
西洋近世史	李秋	38.00
近百年來中外關係	胡炳	55.00
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	徐炳聚	100.00
國學概論	曹聚	24.00
向飲父子年譜	錢	44.00
熱河講座	武尚	18.00
英語學習講	范存	48.00
希臘漫	羅念	16.00
戲劇導演初步知識	洪深	30.00
勸導 (重版)	梁漱溟	30.00
仰與行	王清彬	25.00
書指 (一, 二)	陳之邁	36.00

政治思想與邏輯 目次

自序

- 第一篇 政治思想與哲學及邏輯……………一
- 第二篇 政治思想與歷史……………八
- 第三篇 西洋政治思想的性質及其研究……………一五
- 第四篇 比擬法在政治思想中的應用……………二九
- 第五篇 國家分類的邏輯問題……………三五
- 第六篇 思考的條件與事實的規律……………四六
- 第七篇 邏輯與政治事實……………五六
- 第八篇 自由主義與確當的思考……………六六
- 第九篇 建立思想系統與邏輯……………七五
- 第十篇 社會科學方法論導言……………八三

- 第十一篇 浦薛鳳元生著「西洋近代政治思潮」(書評)……………一〇一
- 第十二篇 「德意志的意識形態」(介紹)……………一〇七

政治思想與邏輯

第一篇 政治思想與哲學及邏輯

許多人認為研究政治思想，必須懂得哲學。但懂哲學對研究政治思想有什麼必要？假如不懂哲學，又有什麼壞處？對此類進一步的問題，則很少有人做正確的回答。本文即想簡單地討論：哲學和政治思想的關係。因為又有很多人把邏輯對於研究政治思想的幫助，誤認為哲學的功用，所以我們把邏輯和研究政治思想的關係，也附帶說明一下。

哲學和政治思想的關係，需要分別地說明。一方面因為哲學之中有許多部門，每一部門和政治思想都可發生一種特殊的關係，不能一例相繩。另一方面因為過去的政治思想家有他們的特殊習慣，今後治政治思想者，不必模仿。

研究政治思想要懂得哲學的用意，主要地是在瞭解過去的政治思想。普通學政治思想的「第一步重要工作，便須讀政治思想史，把歷史、政治思想家的理論體系及其論證澈底地瞭解之後，纔能進一步做批判的或自己創發的工作。批判當然要知道被批判學說的內容，所以要

讀原著。自己創發是獨抒己見。這種工作，從一方面說，也要憑藉舊說，這就是所謂「推陳出新」。從另一方面說，即使完全獨創新見，也須熟知舊說的內容，以免與前人重複而不自知。所以，這些工作第一步都須精讀歷史上政治思想家的原著。但我們知道無論在西洋或在中國，過去的政治思想家多半同時是哲學家。他們的哲學著作，往往就是他們政治思想的著作。例如西洋的柏拉圖、霍布士、康德、邊沁等。中國的孔子、墨子、老子等。假如不瞭解他們的哲學系統及其所用的名詞，便不會澈底明白他們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主張。比如，若不瞭解黑格爾哲學中之所謂「精神」(Der Geist)的意義，我們便無法瞭解他「神化國觀念」(Deification of the Idea 'state')的國家論。若不懂邊沁道德哲學中的功利主義，我們就不會澈底瞭解他的以「最大量樂」為基礎的立法原則。西洋政治思想史上，此種例證極多。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也有同樣情形。譬如老子對於宇宙人生之自然主義的看法，便和他在政治方面「無為而治」的主張，有密切的關係。若不明白他對宇宙的見解，就無法設想他何以會主張「無為而治」。所以，為了正確地瞭解過去的政治思想，我們必須要懂哲學。不懂哲學恐怕就看不明白過去政治思想的著作。因為在過去的政治思想著作中，政治思想家不是把他們的哲學與政治思想混雜在一起，便是把政治思想的系統建築在其哲學的系統之上了。

以上我們側重在：要懂哲學是為瞭解過去的政治思想，因為這一點可以確說的。但有人自然不免要疑問：爲了創發新的政治思想，是不是也要與哲學發生關係呢？關於此點，我們也要回問：看是那一部分哲學？發生什麼關係？先就一般哲學而言，中國先秦諸子那種把哲學與政治思想混合在一起的辦法，我們便不必採取。因爲那祇是學術分工尙未十分嚴格時期的現象，並且那種辦法對於該兩種學問的進步，都有妨礙。我們今後研究政治思想，絕對不可再走這條浪費時間與精力的老路。

其次，就哲學中之宇宙觀本體觀說。固然，過去的政治思想家喜歡把他們的政治思想系統，建築在宇宙觀本體觀的哲學基礎上。但我們須知此基礎祇是一個理論的基礎，事實上可有可無。因爲理論基礎的意義在於「解釋事實」，而政治思想的目的在於「見諸事實」。爲了在政治方面實現一種理想，事實上，不必在宇宙觀的哲學中，去找一個理論的尾巴。哲學能否探究到宇宙的真理，似乎還很不易說。即使能探求得到，可是支配宇宙其他現象的規律，也不必和支配政治現象的規律一樣。我們認爲把政治思想系統建築在宇宙觀的哲學基礎之上，乃是過去哲學家的一種習慣。此種習慣今後政治思想者是否也有必要沿襲，大有商量的餘地。例如，自然主義的宇宙觀，可以說是「無爲而治」的政治思想之理論基礎。如果先有「

「道法自然」這類對於宇宙的看法，在理論上自然可以給「無爲而治」做解釋。也就是說，「無爲而治」在宇宙觀中，也有了理論的根據。實則，我們須知「無爲而治」的目的在於「見諸政治事實」；爲了達到此實際的目的，不必有「解釋宇宙事實」的理論根據。因爲有它和沒有它，都無關重要，所以我主張一種政治思想不必建築在宇宙觀的哲學理論之上，過去此兩者結合，都是由於學者的特殊習慣或時代的學術風氣所致。

也許有人說，假如先有了自然主義的宇宙觀，不是很容易發現「無爲而治」的政治理論麼？因此，宇宙觀的哲學系統的建立，豈不可以當做一種發現政治真理的方法麼？須知此方法實在是一個不可靠的方法。因宇宙其他現象中有某種特徵，包括某種道理，而推斷政治社會中也此種特徵，也有包括此種道理，這乃是比擬法（Analogy）的推理方式。實則比擬法本身並不能保證上述的推斷。它祇能暗示此推斷的可能（參閱本書第四篇「比擬法在政治思想中的應用」）。至於事實上在政治社會中，也有此種特徵，也包括此種道理與否，仍須直接觀察政治社會自身。是否有貫通宇宙人生的唯一大道理或道則，我們不敢斷定。我們祇能說：假如沒有，則上述由宇宙觀推得政治真理的企圖，根本即不合理。反之，假如有這道道理或道則，我們也須知道，就整個宇宙說，政治事實是較小層次中的事實；所以除開此

唯一大道理或通則之外，仍須研求支配政治事實的小道理或細則。這些小道理或細則，仍不是可以直接由宇宙觀的哲學之中推論出來的。爲了認識這些小道理或細則，我們必須直接觀察及分析政治事實。故我認爲宇宙觀的哲學，在今後研究政治思想中，不一定有很大的重要性。

再次，道德哲學對於政治思想的研究，則確有相當的關係。因爲道德哲學的中心問題是「義務」(Duty)或「應該」(Ought to be)的問題。政治思想也涉及「義務」或「應該」的問題。不過前者所講的是道德的義務，後者所講的是政治的義務而已。德國的政治思想家，例如康德，黑格爾，都受他們自己的道德哲學的影響。英國學者受德國哲學影響的，如格林(Green)，布來德雷(Bradley)的政治思想，也與他們自己的道德哲學，有密切的關係。直到現在，英國講政治思想的教授，仍然很重視道德哲學上的問題。我們認爲道德哲學對於政治思想確有相當關係。所以，今後研究政治思想的人，仍不能忽視道德哲學的研究。

有些人認爲哲學注重分析，所以習哲學可以使一個人的頭腦清楚，可以幫助我們分析政治思想中的概念或建立政治思想的系統。但實際上，我們要知道：使令一個人頭腦清楚的，乃是邏輯的運用，並不是學習哲學。固然我們知道哲學也應用邏輯；並且由諸習邏輯在哲學中之特殊的應用，我們也可以得到邏輯的益處。但根本言之，邏輯本身的幫助，比較直

接，比較大些。政治思想應該是一個條理井然而又合事實的思想系統。關於合事實一點，這裏暫不多說。僅就條理井然的思想系統說，此整個系統為一學說(Theory)，此學說中必須包括論證(Arguments)。論證中必包括命題(Propositions)，命題中必包括名詞(Terms)及關係(Relations)。此學說若能條理井然，必須其論證都合邏輯。所謂論證合邏輯，即組成一論證之諸命題間，保持一種邏輯的涵蘊(Implication)關係。對於一命題自身，則應注意組成它的名詞及關係。界定名詞的意義，解釋關係的涵義，都是邏輯的重要工作。如果一個人不能做上述的工作，則根本不能研究政治思想。因為瞭解和批判過去政治思想，固然必須明白邏輯，創發新的政治思想，尤其需要邏輯。邏輯是釐清涵義，分析事實，制定原則，建立系統等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普通所謂頭腦清楚，即指一個人能運用邏輯的原則而言。可見政治思想與邏輯的關係，非常密切。若想在政治思想方面有所成就，必須熟悉邏輯的規則，訓練合邏輯的思考。

然而，我們不要忘記：邏輯究竟不過是工具，猶如一把鋒利的刀是工具一樣。刀有正用，並有誤用。在正用時，一把刀是我們很好的工具。在誤用時，刀可以傷我們的手。邏輯也是如此。誤用了的邏輯，並不能幫助我們建樹任何理論。反之，它倒可以掩蔽了某一問題

的眞象。斯霍布士用邏輯中的矛盾律來證明革命的不合理，便犯了這種毛病。他認爲一個臣民根本不能革命。因爲在成立政約 (Taschma Sudi choris) 時，每個臣民都已經同意主權者的統治了。既同意主權者的統治，又反對他的統治，這豈不是「矛盾」麼？其實邏輯中之矛盾律乃是語言思考的條件，並非支配政治事實的法則。亦即：沒有它，即不能說清楚話，及產生有效的思想（參看本書第六篇「思考的條件與事實的規律」）。它祇是說：「印度人的面孔是黑的」和「印度人的面孔不是黑的」這兩句話，不能同時全是真的。因爲由語言的意義說，此兩命題顯然是矛盾的，即不能同時全是真的。它既是思想律，因此它便不能證明事實主權者與臣民既同意主權者的統治，便「不能」反對主權者的統治。也不能證明：「臣民既同意主權者的統治，便「不應該」反對主權者的統治」。前一例不用說明，因爲事實上臣民既同意主權者的統治又反對他的統治的實例甚多。在後一例中，我們須知：同意統治是有條件的，如果條件滿足，自然即服從，不會反抗。如果統治者不履行條件，破壞法紀，禍國殃民，被治者當然「應該」，而非「不應該」，反抗他的統治。所以，思想條件的矛盾律，並不能證明任何政治事實之可能與否，或應該與否。我們對於援用邏輯，祇能限於正名析辭，釐清論證的涵義，組織理論的系統一方面。不能用它建立關於政治事實的真理。